紅樓真夢/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四回　大觀園續宴待披圖　太虛境賜婚驚抗表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和劉姥姥等，從荇葉渚柳陰下上船。劉姥姥向來不常坐船的，站在船頭只顧和王夫人說話，冷不防船一開動，立足不穩，就摔了一個跟頭。幸虧平兒在他身旁，連忙將他拉住，沒有掉下水去。王夫人問道：「姥姥，摔著沒有？」劉姥姥道：「沒有什麼。我那回跟著老太太走那石子路，還坐了兩個屁股墩呢！這上頭一沾平，怕啥喲！」巧姐拉劉姥姥進艙坐下。王夫人道：「姥姥在鄉下不坐船麼？」劉姥姥道：「我們那裡遇見發大水，也坐小船。我活了這們大年紀，只坐過兩回呢。」

一會子，有兩對鴛鴦從船旁浮水過去。劉姥姥道：「你們城裡頭，也養著鴨子。倒是花的比白的好看，只怕是野鴨子罷？家鴨子那裡有這顏色。」李紈道：「這是鴛鴦。姥姥可記得老太太房裡的金姑娘，不就叫鴛鴦麼？」劉姥姥道：「那姑娘待我也真不錯，聽說他跟著老太太去了。老太太那麼行善，一定要成菩薩的，他就當上龍女啦。」李紋、李綺只聽他的話，暗中發笑。

那邊船上，湘雲拿過篙子，要替駕娘們撐船。寶釵道：「你們看，史妹妹在那裡演蕩湖船呢！」探春道：「雲兒，你沒有看見那邊劉姥姥的笑話麼？你掉了水裡是自找的，若把船弄翻了，我們跟著你去喝水？可太冤啦！」湘雲笑道：「這水碧清的，掉下去喝幾口也沒什麼。再不然，做了捉月騎鯨的李太白，我倒成了仙了！」駕娘們都道：「姑

奶奶坐下罷，這可不是玩的。」湘雲方將篙放下，坐在船頭。

這兩隻船沿流撐去，碰著蓮莖荷葉，拉拉有聲。船過處水波晃漾，有些水鳥都被驚飛起。湘雲指岸上一處院落道：「那不是衡蕪院麼？」寶釵注目好久，方說道：「可不是麼？這一油飾改了樣兒，幾乎認不出來了！」惜春道：「寶二嫂子，你為什麼不搬了來，大家熱鬧點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有這個意思，這一向忙的顧不得啦。眼下秋涼且說不到，要搬也是明年春間的事。」探春道：「你有了哥兒，還是住怡紅院合適。那邊房子寬綽點，又有樹陰涼，過夏比這裡涼快。」說話間，轉過幾層灣汊，兩旁蘆葦漸多。那蘆花尚未全白，卻被風吹得沙沙亂響，眼前露出一帶曲折竹橋，便知已到蘆雪亭了。王夫人要上去坐坐，平兒忙叫駕娘們將船靠住。大家下了船，從竹橋上走過，不斷的戛支之聲。劉姥姥道：「剛才那一摔，我倒不怕；聽他戛支戛支的，可有點發怯。你們各處都修理了，為何不修這橋呢？」巧姐道：「姥姥別害怕，我來攙著你。」劉姥姥走得甚慢，到他過了橋，走進亭子，王夫人等早已在亭內坐下。

婆子們預先備下茶爐，沏了茶送進，由丫環們挨次遞了，大家喝著。劉姥姥四下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這是亭子麼，我瞧著還像一隻大船似的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裡本來是仿著船式蓋的。」李紋、李綺靠窗子站著，看那碧清的流水道：「咱們把窗子推開，在這裡釣魚才好呢！今兒可惜沒帶竿子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若把姥姥打扮起來，真是天然的一個漁婆，只沒有人可扮漁翁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哥哥從前穿著那套蓑笠，大家都說像個漁翁。若把那一套給史妹妹穿上，也還充得過呢。」寶釵拉同湘雲各處閒看，忽指那邊一塊石頭道：「你看，那裡不是咱們吃鹿肉的地方麼？就在那石頭上架著鐵爐，大家烤著吃的。」二人觸景生情，都想起寶玉來，各有各的傷感，卻只脈脈無言！平兒一眼瞧見，說道：「你們站在那兒看什麼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我們還想著那年吃鹿肉的滋味。你只貪好吃，把鐲子丟了也不知道。」平兒聽得也笑了。探春走過來聽見，說道：「高興的事一過去了，就找不回來。如今就給你們一塊鹿肉，拿到這裡燒著吃，也不是那個滋味了！」此時，惜春看著流水，正想他的禪理。王夫人坐在那裡和劉姥姥、巧姐閒談。忽看見蘆葦外隱著一角卷篷，問道：「那邊不是一個水閣麼？」平兒回道：「那就是凹晶館。」王夫人愛那卷篷下亮爽，便要到那邊坐去。玉釧兒道：「順著岸邊走過去，並沒有多遠。那年，老太太在凸碧山莊過中秋賞月，我和鴛鴦姐姐下了山，各處都跑到了。在那卷篷底下看水裡的月亮，才有趣呢。」當下王夫人便要從岸旁走去，平兒道：「這一帶雖是平路，可潮濕，還有青苔，怕不好走。太太還是坐船去罷。」於是，王夫人扶著玉釧兒上船，平兒跟去照料。這裡眾人都從岸旁穿著蘆花，一路向凹晶館去。

劉姥姥走著笑道：「這走到咱葦塘裡去了。」李綺瞧見李紋素羅衣上落著一個紅蜻蜓，向前一撲，剛好捉住，拿在手裡給李紈看。湘雲因地上太滑，拾起一段乾樹枝來，拿他做拐棍。

探春笑道：「剛才要叫你扮漁翁，此刻倒扮成老旦了。」一時，到了凹晶館，看那裡字畫陳設還都照舊。婆子們知道太太要逛園子，打掃得很潔淨。剛要坐下，王夫人坐船也到了，同在卷篷下坐著閒談。

劉姥姥道：「這裡真是靠山臨水，我們鄉下賣年畫，也有畫著大園子的，那有這麼好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到底是人工佈置出來的。你們鄉下有的是真山真水，只怕還要好哪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那裡有真山真水喲！除掉樹林子，就是莊稼地，還有些土堆子。離我們村裡七八十里地，有幾處皇上家的園子，倒是真山真水，那房子一半都在山上蓋的。可惜，那回被毛賊造反給燒了，皇上家幾次要修理，都沒有錢。不知道老皇上蓋的時候，用多少萬銀子呢？」李紈道：「姥姥，你去逛過麼？「劉姥姥道：「那園子如今還有官兒看著呢，那裡容鄉下人進去，我是聽人說的。他們說從前老皇上住著，五月節耍龍船，耍好了皇上見喜，大把的銀子賞下來，那才熱鬧。我們村裡娘娘會，高蹺咧，中幡咧，都趕到那裡送給皇上看，皇上也照樣的賞銀子。如今晚可沒有啦！」李紋問什麼是高蹺？什麼是中幡？劉姥姥又大說一陣，大家都聽住了。

湘雲卻同寶釵、探春各自閒談。湘雲指著那欄杆說道：「你說這欄杆的直棍，數到那邊有多少根？不許數，只許一口說的。」探春道：「大概是十二根罷？」湘雲道：「錯了，偏多著一根。那年中秋，我和顰兒在這裡聯句，借他拈韻的，所以用的是十三元的韻。」寶釵道：「那年我剛好搬回去，你只怪我約好了中秋賞月，倒往家裡去過節。那知道園子裡生出許多閒事，怎麼住得下去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那回你們不在這裡，只我同顰兒倚欄聯句。此刻咱們在這裡，顰兒又沒有了！天下事真沒有十全的。」寶釵聽了，也相對歎息！探春道：「你們只顧追想從前，把眼前的詩社，倒擱下不提了。大嫂子答應的『荷花社』，也沒有開成。此時，芙蓉花快開啦，咱們補個『芙蓉社』罷。」寶釵道：「芙蓉花是細膩風光的，做詩題不如填詞的好。」湘雲正要接著說話，只聽王夫人說道：「咱們散了罷。今兒天晚了，我也乏了，若到四姑娘那裡看畫，還有一段路呢。只可改天再去罷。」平兒問了王夫人，說是坐轎。忙即招呼小廝們把竹轎子抬來，王夫人便坐上轎子，先出園去。這裡眾人又坐了一會也散了。

轉眼中秋漸近，李紋、李綺已由李嬸娘接回家去，探春也沒得在娘家住下。一時，

大觀園中不免冷落。李紈、寶釵和平兒，卻忙著節下賬目及應節瑣務，每日都到議事廳上商同料理。

一日，平兒從議事廳回房，豐兒迎著回道：「奶奶，二爺打發興兒回來了。」平兒道：「二爺老遠的打發他回來，有什麼要緊事麼？」豐兒道：「他沒有說起，奶奶要不要傳他上來問問？」平兒點點頭。歇了一會，豐兒同著興兒進來，向平兒請安，呈上賈璉家信。平兒拆開細看，那信上寫的是：此次到東邊，知那些莊地已被環兄弟蒙混出脫。幸虧地方官十分出力，那一般莊戶也自知被騙，情願將莊地及文契一概交回，只求賠償損失。一切數目，俱已查明，家中無論如何抵押，務必趕緊撥匯七八千銀子來，便可了事。只是環兄弟聞信先逃，扣之不及。再則邊地早寒，速將大毛皮衣撿出，交興兒帶回為要。平兒將信看了，又問賈璉的起居近況。興兒道：「二爺住在熟的銀號裡，空的時候只喝喝酒，叫兩個唱曲的唱唱，並沒有別的。

奶奶放心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不像從前奶奶要問這些事，只問二爺的身子好麼？勸勸二爺不要多喝酒熬夜。」興兒答應了。

平兒又問：「那環三爺如今怎麼樣？逃到那裡去了？」興兒道：「提起三爺來，簡直不是從前在家裡的樣子了，打扮得一身匪氣。一出門就帶著好些打手，都是藍衣服紫褲子，頭上還插著野雞毛，一開口就是公府公府的，拿這個嚇唬人。背地裡還勾結了一幫馬賊，無惡不做。他的消息也靈，不等二爺到了那裡，頭幾天就走了。我們冷眼看他，還要捅大亂子呢！」見平兒無話，方慢慢退下。

平兒便上去回了王夫人，又告知李紈、寶釵。那天晚上，王夫人又說與賈政知道。賈政道：「也只好這個辦法。可是，又要七八千現銀子，璉兒又不在家，往那裡去張羅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上次領回老太太的珠串，還有兩串在我這裡。若實在沒法子，只可還拿這個押去，有一串子也就夠了。」賈政道：「老太太留下的這點東西，我們保守不住，三番兩次的拿去抵押，什麼臉見老太太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不過暫時押借，又沒押死。將來等璉兒家來想法子贖回，也還不難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也罷了。環兒這孽畜怎麼辦？我是要性命的，將來帶累我還要砍頭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乾著急也不中用，明兒告明族長，將他擯出族去。再通知各處地方官都立了案，想來也不怕的。」賈政歎道：「這畜生不早早的死了，替回珠兒或是寶玉，也是好的。」王夫人冷笑道：「老爺如今倒想起寶玉來了！為什麼他小的時候，看得似仇人似的？」賈政笑道：「我回過老太太的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我是莫知其子之善。從前只佔了一句，如今兩句都占全了，

還說什麼呢？」

不言賈府上下思念寶玉。卻說寶玉此時在大荒山修成大道，每日仍舊靜坐，有時流覽道書，參透道家許多真訣，漸漸引起度人的心事。閒時，也同柳湘蓮聯袂出遊，宇內名山勝跡，隨想即至。上自五所金台，十二玉樓，以至著名世間的三十六洞天，七十二福地，還有雲川的兩玲瓏，施州的九上下，安遠的金室石室，散原的鸞岡鵠岡，無一處不曾游到。也遇到許多有名無名的散仙，有的獨行，有的挈伴，也有的攜著配偶。那些仙女，一個個都是雪膚花貌，霧袂雲裳。寶玉湘蓮道行已深，從不動一些凡念。只看著仙家也有夫婦，更悟到『情』之一字，是跟著天地絪之氣凝結而成，天地一日不壞，這『情』字也一日不滅。

那回游到天台，先看了石樑飛瀑，貪看山景，一路信步行去。忽見青巒翠壁，中有深徑，沿徑遍是紅白桃花，開得正盛。

從花林外望去，一帶畫閣玲瓏，珠簾迤邐，似有仙居。心中想道：若能在這個地方常住，才不枉做了神仙呢？正癡想間，見一少年玉貌的仙郎，迎面行來，忙趨前問訊。原來此人便是阮肇，正住在此間。彼此立談，甚為投契，便邀寶玉、湘蓮同至家中，拿出流霞仙醞共飲。說起當時失路入山，幸遇仙姝，得諧美眷，因此便在山中共住，也不知經了多少歲月。又引他夫人出見，真是儀態萬方，目所未睹。寶玉等坐在那間精室，和阮肇談些真訣，互相印證。又遇著劉晨偕仙子來訪，鳳車鸞佩，盡態極妍。阮肇替他們介紹了，也是相見恨晚，深談良久，方握手叮嚀而別。

寶玉和湘蓮由原路回去，暗想那劉阮二人都是俗骨凡胎，一遇仙緣，便得到這般仙福。我枉自苦修了許多日子，總算修成丹訣，證就真仙的了！只求見一見林妹妹，訴我一番冤屈，卻見不到。心中未免有些不平，可也不敢尤怨。此時，湘蓮同行，只見寶玉脈脈凝思，何曾知他的衷曲？

不料，一舉念間，那天上玉皇便已知曉。次日，湘寶二人同在洞中靜坐，渺渺真人忽然走進來，說道：「大士即日回山，帶有玉旨，速備香案迎接。」寶玉、湘蓮不知何事，只答應遵命。於是，抬出猗[redacted]山的青玉寶案，燃起蓬萊宮的九光華燭，擺上那泗水出波的雲螭神鼎，點著那寶林煉髓的芳屑名香。剛好佈置齊備，茫茫大士已從洞外下了祥雲，身穿水田朱衣，手捧瑤天玉簡，莊容正色的行來。

一近香案，便道：「賈真人接受玉旨。」寶玉忙至香案前跪下，渺渺真人隨即接過玉旨，安放在香案正中。只見燭光香氣，繚繞如雲，上面鳥篆蟲書，一字字都現出五色奇彩。茫茫大士朗聲念道：

昭明顯融昊天上帝敕曰：綿宇細，無終無始，導化宣庥，維予小子。咨爾神瑛，媧璞之精，惠以甘露，洽於神莖。亦維絳珠，永懷以報，酬淚隕生，太虛是蹈。前因既結，大化斯歸，維情不息，以貫幽微。如荼以茹，如卵以伏，九垓不移，棐湛順覆。猗予成化，因物熹容，嘉茲貞固，用沛鴻蒙。爾瑛爾珠，宜伉宜儷，前有劉樊，令徽允繼。大順循德，朕為蹇修，於戲敬止，永敦良逑。

念完了，寶玉九叩謝恩而起，又跪下向茫渺二人拜謝。大士笑對寶玉道：「大功圓滿，良緣順成，可喜之至。」又對渺渺真人道：「這回丹鼎元功，成就甚速，全仗真人善誘之力。「渺渺真人笑道：「若非大士如此成全，只怕那個蠢物倒要怨我了！」說畢又瞅著寶玉一笑。

寶玉心知天台山中那番妄念，已被師父知覺，暗自含愧。

茫茫大士道：「由果生因，因又生果，這也是一定的道理。卻虧得他那回一念，玉帝照察，就降了這道敕旨。天聽昭昭，無遠弗屆，焉得不令人敬畏？」寶玉道：「弟子尚有下情：一向與湘蓮兄在此潛修，所志既同，又同經患難。他和尤三姐一番因果，也與弟子相類，此番若往太虛幻境，可否同他前去，了其心願？也不枉師父玉成之力！」茫渺二人都道：「推己及人，也是性情中應有之事，只管同去便了。」當下又對寶玉、湘蓮各有誡勉，就帶他二人向太虛幻境而來。

寶玉是來過兩次的，此番道成心遂，遙見石坊高聳，一帶清溪碧樹，風景依然，頗似久客初歸的情況。茫渺二人引他們走進了宮門，警幻仙姑已在那裡迎接。即時將那道玉旨交與仙姑，彼此接洽一番。又對寶玉、湘蓮道：「吾事已了，好自為之。」便又各自云游去了。

寶玉見警幻仙姑桃靨含春，櫻唇銜雨，蹁躚嫋娜，還似當年，含笑道：「神仙姐姐，往時多承指引，耿耿在懷；今番到此，當向何處安身？如何與瀟湘妃子相見？還乞攜帶。」警幻聽到指引二字，以為指著替兼美作媒之事，不覺羞紅上頰。半晌方說道：「侍者不要如此謙稱。且喜別來早證仙班，上膺玉敕，如今便請到赤霞宮居住。妃子那邊，且

待通辭，不可冒昧。

「又指湘蓮道：「這位便是柳仙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是。」忙替他們介紹見禮。

二人隨同警幻又走進二層門，警幻指著「癡情」「薄命」兩司道：「如今管『薄命司』的，便是迎春妹子；管『癡情司『的，便是鴛鴦妹子。都是侍者家裡人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回師父引我到這裡，見著許多家裡人，都不理我。又都變了鬼物，只怕他們跟我也無緣了。」警幻道：「他們好好的在這裡，如何會變鬼物？那都是茫師一番幻化，要點醒你的。倒是熙鳳妹子與鬼物相近，如今正在地獄裡呢！」寶玉聽了，不勝感歎！又問起兼美，警幻道：「他早升入情天，連繼他的秦可卿都升了去了。侍者異日上謁天廷，或許尚可遇見。」一路走著，見朱簾繡幕，畫棟雕楹，其中有許多仙女往來，卻都不認識。

忽聽警幻道：「前面便是赤霞宮了。」往前看去，果然迎面一座朱紅宮門，進門是一帶群房。又進了二門，只見正面五間正殿，垂著珠簾，左右各有偏殿，院中幾樹石榴，開得似一片火霞。從花陰下角門過去，另有小小院落。警幻指與湘蓮道：

「柳道長且在此間下榻。」寶玉送他進去，然後又同警幻走進正院。原來中間一座長廈，通著前後兩座廳房，是工字式的結構。院左遍植海棠，右邊卻遍種芭蕉，恰好紅綠交映。又從後廳穿過，才是後院，周圍抄手游廊，正中是前後鉤連的九間精室，紋窗雕檻，十分精緻。寶玉不及看院中花木，便有侍女打起海紅軟簾，邀入內室。見那九間前後，都是用博古花櫥做成隔斷，或暗或明，或分或合，迴環曲折，各各不同。

寶玉、警幻二人就在明間坐定。又有三四個侍女從曲室出來，向寶玉見禮，也是嬌勝春花，媚如秋月。警幻道：「此間是侍者舊居，可還記得？」寶玉此時靈機已澈，便道：「從前不到此間，那得有這番因果，只是一落塵世，幾失本來。此番幸脫迷津，也還是姐姐指引之力。」警幻道：「那迷津遙深莫測，拿定方向，不致墮落的尚有其人；若既墮其中，又能翻身跳出，侍者外恐不多見。非具過人智慧，焉能如此？」寶玉正在謙遜，侍女送上茶來。喝了兩口，覺得清香馥鬱，比那「千紅一窟」更有餘味。便問：「此茶何名？」警幻道：「此茶名為『三清』，本是各色芳卉製成，又用竹間雪水和梅花佛手同煎，所以清味獨絕。」寶玉贊歎不置。

一時，又問到黛玉住處。警幻道：「只在絳珠宮，距此不遠。」寶玉道：「此番賜

婚，迥非始望所及。在我本意，也只想一見絳珠，剖明冤屈。究竟他還恨我不恨？姐姐必有所知，不要瞞我。」警幻道：「恨與不恨，無從深窺。只見他一首『落花詩』，一套琴曲，似乎不是忘情的，少遲當為申意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回跟師父來此，分明見著他，我只喊一聲林妹妹！便被力士攆出。那也是幻化的麼？」警幻道：「鬼物是幻，自然無一非幻。侍者向來聰明，何以尚有疑惑？」寶玉頓悟，又問：「絳珠宮中尚有何人？」警幻道：「常在絳珠那邊的只有晴墳、金釧兒，新近又來了麝月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們倒都聚在一起。只是那麝月怎麼也來了呢？」警幻又將他痛哭殉主，略說一遍。寶玉尚欲再問，警幻已站起告辭道：「侍者且住，俟我好音。」便一直出宮去了。

這裡寶玉走進裡間，轉過一架鏡屏，方是臥室。見結構精巧，陳設幽雅，也自心喜。那榻子上也放著道書，隨手取了一冊，倚窗翻閱，心裡似乎七上八下，總看不下去。又懶得去尋湘蓮，正在無聊。忽然想道：我是得過道的，這一向守定此心，似過水不動，怎麼又心猿意馬起來？若把持不定，豈不把已成的功行，都丟掉了！橫豎我是不負他的，他不恨我固好；便是恨我，我也自盡我心，只當還在大荒山修道，有何不可。又想道：我這番纏綿悱惻之情，那高不可攀的玉帝尚且被我感動，難道林妹妹的心就真是鐵石做的不成？想至此，又覺得天空海闊，丟下書只是靜坐，直到天快黑了，侍女掌上燈來。

忽聽得門外女子的聲音，說道：「二爺在那兒呢？我真摸不著門啦。」寶玉連忙迎出去一看，原來就是那茹痛殉主的麝月。一見寶玉便跪下，拉著袍襟，哽咽不絕。寶玉拉他起來道：

「麝月姐姐，苦了你啦！可是，你也太傻。」麝月道：「不傻怎麼樣？誰都像襲人那浪蹄子沒良心的，你如今還向著他不成。

「寶玉道：「這也是定數，你到了這裡還不明白麼？」麝月瞅了寶玉一眼，說道：「二爺，你怎麼不做和尚了？你只顧做和尚，可害苦了我們啦。跟了去罷，沒那個道理；守著呢，老爺又都要打發出去，你說為難不為難？剛才聽說要娶林姑娘，我還納悶呢，怎麼和尚有娶親的？想不到你早就改了裝啦。」寶玉道：「做和尚、做道士，那由得我，也是不得已兒！你的苦處我都知道就是了。」

一時，又說起黛玉，寶玉問道：「林姑娘到底見我不見呢？」麝月道：「我就是給你送信來的。警幻仙姑剛才到那裡，提到玉旨主婚，我和晴雯都替你喜歡。那知道林姑娘倒翻了，說了一大套的話。又說是你平常來了，原可以見見；如今為這事來的，他可

不能承受玉旨，還有為難的苦衷，要修本上奏呢！」寶玉忙問：「他有什麼為難的？」麝月道：「那仙姑也是這麼問，林姑娘只是不肯說。一會兒仙姑走了，他就叫金釧兒點上香，自己在屋裡做本呢。我也不知林姑娘是什麼分兒，這些事就要上奏玉帝。」寶玉道：「晴雯、金釧兒他們知道林姑娘的意思不知道呢？」麝月道：「他們也猜不出是什麼意思。晴雯知道你來了，也要來看你，又怕林姑娘著惱。我說：我死去活來的，就為的是二爺，可顧不得那些了。他偷著送我到前院，叫我告訴你別著急。晚上想法子探出林姑娘的真意思，就好辦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楞了一會，才說道：「你冷眼瞧，那林姑娘到底恨我不恨呢？」麝月道：「我聽晴雯說，從先他們提起你來，林姑娘總不接碴。後來，二姑娘和鴛鴦、香菱都來了，說起你死死活活的都為他，又做了和尚，他似乎很感動，以後就好得多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即如此，為什麼不見我呢？」麝月道：「那個我可不知道，我也是新來的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們怎麼都跟著林姑娘呢？」麝月道：「林姑娘是晴雯接了來的，因為伺候的侍女們都不熟識，才又把金釧兒撥來。我來了，晴雯又再三留我住在那裡。林姑娘從來不支使我，只算吃閒飯的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末你今晚上就住在這裡，給我做伴兒，不要回去了。」麝月道：「本來我是服侍你的，那也沒有什麼。我只怕晴雯那張嘴，又有金釧兒幫腔，明兒不定拿我怎麼開心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一個人不要假正經，做那些腔兒。襲人專會假模假樣的，如今怎麼樣了？再說，我已經入了道的人，那裡還是從前的脾氣呢。」

正說著，侍女們擺上飯來。寶玉道：「我是不吃飯的，只給我留點水果。你們一塊兒吃了罷。」說罷，自到前院去尋湘蓮，見那小院中也略有花石點綴，房內彝鼎圖書，收拾的甚為清雅。和湘蓮閒話了一會，又告訴他麝月之事。湘蓮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倒有個殉節的關盼盼了！人家死死活活的跟了來，我看你怎麼安慰他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柳二哥，你又外行了，說起『情』來，那在乎那些事呢？」

少時，回至內室。寶玉見麝月正和侍女們說話，笑道：「你們倒說得熱鬧。」侍女們把水果送上，寶玉吃了，又漱過茶，便各退去。麝月問道：「外面住的那柳二爺，可是為尤三姐出家的麼？」寶玉將大荒山遇見湘蓮，以及苦修成道都告訴他。

又細問賈政、王夫人的起居和寶釵的近狀，麝月都說了。寶玉打量他一回，笑道：「這時候了，你還不卸妝麼？」麝月笑道：「我還等你給我篦頭呢！」寶玉道：「那回，

咱們說晴雯咬牙，他還不答應。今兒他可不在這裡……」一語未了，忽聽窗外有人說道：「誰說晴雯不在這裡？」寶玉！麝月都嚇了一跳！不知此人是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